

“只是举手之劳”

一对情侣走了过来，目光停留在告示上。男青年问：“阿姨，我们能白吃蛋饼吗？”

卞永爱点点头，马上忙了起来。她把面糊倒进煎饼鏊子，熟练地用刮板将面摊开，很快形成薄而圆的饼，一边做，她还不忘跟客人笑着打趣：“饼免费吃，你们也把手机拿来看看，你们支付宝还剩多少？”一句话逗得对方也笑了。其实，视线看不到的地方，他们已然悄悄地将两份蛋饼的钱放到了收银台的角落。

送走这对年轻人，卞永爱说：“这种其实挺多的，人家不是冲着‘吃白食’，而是好奇，想看看你‘套餐A’的成色。”卞永爱认为，现在时代变化快，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也变得复杂，什么都要验证后才信。

卞永爱已经54岁了，在她看来，做餐饮本质是做人。“以前我秉持路边书报亭兼早餐摊，久而久之，周围的居民、学生、职员都混熟了，他们看我老实勤快，蛋饼又卫生可口，便常来光顾。有的人即便换了地方，也大老远来买个蛋饼，买份报。我觉得过意不去，可人家却说是举手之劳，‘毛毛雨’。将心比心，我遇到有困难的人，也自然而然会随手帮帮，送个蛋饼，盛碗豆浆，心里毫无负担，却能看到受助者的那份满足，收获发自内心的‘谢谢’，幸福值拉满。”

2021年，卞永爱的店开到长乐路陕西南路交会处，场地和员工都扩充不少。卞阿姨开始琢磨如何把免费餐食固定下来。当时，女儿潘君从网上看到“套餐A”的故事：店主发现一个人常来拣剩饭吃，便上前赠送包子，但遭到拒绝，此人默默吃完剩饭后，会把碗筷送到后厨自己刷干净。店主看出处于窘境的人的那份自尊，便想出既能送温暖又顾及受助者体面的折中方案。他贴出告示，任何人只需跟店员说要“套餐A”，就可以吃完就走，不必付钱。

卞永爱被感动了，她和家人、员工商议后，也设计出自家“套餐A”的流程：营业时，若有人要免费蛋饼，收银员仍会打出账单，让他像普通客人一样去排队取餐，只是不必付费了。“尤其在饭点的时候，这张‘形式账单’很管用，因为众目睽睽之下，吃免费蛋饼的人反感被人盯着，有了账单，也就免了尴尬。”在卞永爱的脑海里，慈善不仅仅是施舍，更是一种尊重。

与卞永爱类似，在虹桥机场附近开面馆的谢大姐也是差不多的时候推出了“套餐A”，“内容”是一碗大排鸡蛋面。“论分量，相信一般人都能吃饱，如果不够，我们也可以续，只要你不浪费。”

对于如何接待“特殊客人”，谢大姐和店员们也有自己的体会，那就是“多观察，多主动，多微笑，少打听”。“吃免费面的人，往往过不了心里那道坎，会在店门口转悠半天，如果我们留点心，主动把他们让进来，他们的紧张感就少了，也愿意接受你的帮助。”谢大姐介绍了吃她家“套餐A”的人的规律，“他们大多是下午三四点才来，一般很沉默，但要是能聊起来，会感到他们普遍有自力更生、摆脱困境的意愿。”

“事情要做得熨帖”

在上海街头，提供免费餐饮的小店并不鲜见。它们的营业面积大多在12至30平方米之间，供应品种以盖浇面、菜饭、煎饼、凉菜为主，每份成本一二十元左右。

被问及免费供餐是否影响经营，谢大姐说：“每年大概也就送个百来份‘套餐A’，成本至多千把块，完全负担得起。当然，这也可能与我的店不在闹市区有关。”

同样提供“套餐A”的李师傅，经营了一家川味小食店。店面只有12平方米，每年却要送出三四百份免费餐食。2022年，李师傅在市中心有了门面，“这附近有医院、学校、办公楼、商场，一方面客流是不愁的，另一方面，遇到各色人等的机会也多。”李师傅表示，自打挂出“套餐A”(原价15元的小面)的告示，自己便以“平常心”对待：只当每天少抽一包烟，不仅帮了别人，也长了见识。有时候，还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感动。

今年5月12日下午1时许，一位身着灰衣白裙的姑娘走进川味小食店，对厨房里的李师傅喊：“老板，我来还钱！”正在下馄饨的李师傅抬头一看，没认出来，姑娘解释：“去年我刚到上海时没找到工作，要了你们家一碗小面，直到现在我还记得这份情义，所以我一定要把钱



情满「套餐A」

本报记者 吴健 文/图

12月21日，冬至。中午，阳光洒在下永爱的蛋饼店里。

门口的柜台上贴了一张告示，上面红底黄字的标题写着：免费吃饼。“如果您在上海遇到困难，您可以来小店，告诉服务人员来份随心餐，吃完直接走就行，不用付钱不必客气！希望以后您有能力了，可以帮助一下需要帮助的人。谢谢！”卞永爱家的“随心餐”推出已有3年多，主打蛋饼包油条。“做蛋饼速度快，一两分钟立等可取，而且口味合适，饱腹感强。”

在更多地方，“随心餐”被约定俗成地称为“套餐A”，就像一个隐秘的“暗号”，为困难者提供免费食物的同时，也顾及受助者的尊严。这份力所能及的帮助背后，是魔都市井的善意与温情。



▲ 卞永爱的蛋饼店提供免费吃饼服务



▲ 李师傅的川味小食店每年送出三四百份免费小面(菜单上左起第三个)

▲ 外国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对李师傅川味小食店施行“套餐A”的做法点赞

还你。”

李师傅伸出大拇指：“你是第一个来付钱的。”他没有推辞姑娘递过来的钞票。“老前辈教过我们，要讲究帮人于无形，自自然然。比如给有困难的人送碗面，得说‘面多了，吃不下了，你尝尝’；送包子，要说‘买多了，怕坏了，您帮我个忙’。这不是虚伪，这叫善意做好事，用尊重表达关怀。既然人家过了这道坎，生活过好了，我收那十几块钱，自己开心，人家也觉得感恩得到肯定，这事做得才叫熨帖。”

性别原因，一些女店主接待困难者，应对更加细腻。谢大姐回忆，对于要“套餐A”的人，经济原因固然占首位，但精神层面的东西也不容忽视。“他们可能在工作或生活中遇到挫折，内心总有‘放不下’与‘过不去’的地方。这时候，递上一份暖暖的面，什么话也不用讲，就能‘四两拨千斤’。”

谢大姐记得，第一位来吃免费面的顾客是个50岁左右的妇女。“她头发十分蓬乱，大概下午1点多来到店外，看到免费吃饭的广告，徘徊了好一阵。”谢大姐看在眼里，尽管对方没说话，但传递出的信息是，她一定很饿，又怕影响

正在就餐的其他人，所以不敢进来。“于是，我主动把她请进来，安排坐在拐角的地方，她微微点点头，做出感谢的手势。后来交谈才知道，她是感情上受到打击，人一下子垮了。”

“亲眼所见，我信了”

“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。”善意的免费餐食当然也会遇到不自觉的人。李师傅就接待过戴金链子、穿名牌衣、抱宠物犬来吃免费餐的人。“虽是极少数，我一般也不拒绝，毕竟作了承诺，但总觉得不是滋味。”

今年11月初，一位穿着时尚的红衣女郎走进店里，看了看菜单，闻了闻味道又出去了。过了会，可能是发现店门口的告示，她再次回来，要了份免费小面。“她吃了足足40分钟，还拿着苹果手机搞自拍，怎么看都不像收入差的人。让我记住她的还有一点，那就是她嘴可刁了，能一口把每粒花生的皮都吐出来。”

此前的10月18日，李师傅还碰到过一个“奇葩小伙”。“他想要的免费餐食超出了服务范围——点的是最贵的大肠面，理由是自

己胃口不好。”李师傅忍不住回了一句，“朋友，我自己一年也吃不上几碗‘大肠面’，你觉得合适吗？”小伙耸耸肩，改口说“随便”。“看着他不多修边幅的样子，估计确实没怎么吃上饭，我又有点过意不去，就悄悄在里面多卧了一个荷包蛋。”

当时，店里没什么客人，李师傅忙完后就坐在一旁打量起小青年。“他吃饭并不专心，手里还拿着手机玩游戏，有时还笑出声。”直性子的李师傅实在忍不住和他聊了起来。原来小伙子在上海没找到工作，一些临时性岗位又嫌太累，就靠刷网络找免费餐食混了好几个星期。当时，李师傅忍不住以过来人的身份“现身说法”，劝他振作起来：“没有奋斗，没有吃苦，哪来好日子。”小伙子尴尬地笑笑，然后转身走了，离开时也说了声“谢谢”。李师傅至今无法释怀，“真希望他别‘躺平’”。

当然，这种事还是极少数。李师傅说，几年来送出去的“套餐A”虽不算少，但得到更多的是善意的回报。“不仅周围商家都挺帮衬我，许多客人冲着店里的微慈善，特意跑过来点餐，照顾我的生意。”2022年，有位泰国女华侨在网上看到小食店的事迹，专门趁回国省亲的机会，带着两个孩子来吃饭，请李师傅讲述“套餐A”背后的故事，让孩子们接受教育。

因为口碑相传，川味小食店“套餐A”的名气也传到了外网，外国网友大卫(David)在某社交平台上为这家店点赞：“它的广告，用英文直译是‘你可以用完餐后直接离开，不必客气’……我不能说以前见过这样的标志，但也许我只是没有看。但不管怎样，这是一种美好的感觉。”

更富戏剧性的故事发生在卞永爱身上。今年夏天，她认识的一个酒吧老板娘来电话，说下午2时去店里和她谈谈。到了时间，卞永爱没见到人，就去招待其他顾客。恰巧，有位60岁左右的先生说要吃免费蛋饼，卞永爱照例给了张“形式小票”，让他去取餐。这位先生又说：“哎哟，我有低血糖。”因为前面还有几个顾客在等餐，卞永爱赶紧叫店员拿一杯甜豆浆过来，“你先赶紧喝着，稳一稳”。没想到，这位顾客却笑了：“我是来测试一下，总听酒吧老板说你做‘套餐A’，今天我真的亲眼所见，我信了。”

卞永爱还没回过神，之前在外面观察的酒吧老板娘和一些熟客就都拍着手走进来，告诉她这是著名书法家朱敬一，他特意为卞大姐的店带来一幅字，以示敬意。

“甜蜜的负担”

爱的循环，也带来“甜蜜的负担”，那就是推都推不掉的热心人捐助。

12月17日13时03分，卞永爱的女儿潘君正在店里张罗，一个顾客到柜台前扫码付款。“你好，收款650元！”这声机器报账把潘君吓了一跳，再看那位顾客，已经迅速转身离开。因为店里没人照看走不开，潘君只好赶紧操作机器退款，情急之下，一时找不到商户的退款码，折腾了半小时才把钱退掉。

没想到第二天，这位好心人居然打电话来“兴师问罪”。“他责怪我们不让他做公益，要为免费餐献爱心。”卞永爱说，“我们自己做点好事，不好收别人的钱。拿别人的钱，性质就变了，花人家的钱做慈善，自己得名声，总觉得不舒服。我们最在意的，是不要辜负善良人的心。”

谢大姐也有同样的烦恼。“现在网络传播起来很快，知道我们店的人越来越多，很多顾客以‘少吃多付’乃至‘光付费不消费’支持我们。”谢大姐回忆，第一个这样做的，是个青春大男孩，他先要了免费面，还拿手机边拍边念叨，当时太忙，谢大姐没顾上问，小青年吃完后放下两百元就跑了，店员追出去还，但没追上。

后来视频发到抖音上，更多人来了，他们扫码付费，并不用餐，只希望店家把微慈善坚持下去。谢大姐坦言，推出免费吃饭，负担其实并不大，“那么多不认识的网友还要给我们捐款，无论如何，我们担待不起。”

在卞永爱看来，至少有一半的中国人愿意做同样的事。“我碰到的很多人都很善良。很多朋友要求捐助的理由，用大白话讲就是‘心里不落忍’，觉得人家非亲非故，开饭馆挣钱也不容易，必须分担一下。这份心意我领了，我想说的是，慈善与公益没那么‘高大上’，每个人都有社会所需要的东西，每个人都能成为善良的使者。”卞永爱说。